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五十三

英宗皇帝

講筵 神宗附

嘉祐八年七月英宗即位先是十月輔臣請如乾興故事雙日召侍臣講讀上曰當俟祔廟畢擇日開經筵尋有詔直須來春司馬光以爲學者帝王首務不宜用寒暑廢上納其言　十二月己巳始御延英閣召侍讀侍講講論語讀史記呂公著講學而時習之曰說命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然則人君之學當觀自古聖賢之君如堯舜禹湯文武之所用心以求治天下國家之要道非若博士諸生治章句解訓詁而已又講有朋自遠方來

不亦樂乎公著言自天子至於庶人皆須朋友講習然士之學者以得朋爲難故有朋自遠方來則以爲樂至於王人之學則力可以致當世之賢者使之日夕燕見講勸於左右之賢爲未足於是乎訪諸巖穴求諸滯淹則懷道抱德之士皆不遠千里而至此天子之友朋自遠方來者也其樂亦大矣又講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公著言在下而不見知於上者多矣然在上者亦未有見知於下者也故古之人君令有未孚人心有未服則反身修德而不以慍怒加之如舜之誕敷文德文王之皇自敬德也劉敞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因陳說曰舜至側微也堯越四岳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它道惟其孝友之

德光於上下何謂孝友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辭氣明暢上竦然改容知其以諷諫也左右屬聽者皆動色即日傳其語於外既退王珪謂敞曰公直言至此乎太后聞之亦大喜　治平元年夏四月甲申御邇英閣上諭內侍任守忠曰方日永講讀官久侍對未食必勞倦自今視事畢不俟進食即御經筵故事講讀畢拜而退上命毋拜後遂以爲常上自即位感疾至是猶未全安多不喜進藥呂公著講論語子之所慎齋戰疾因言有天下者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其於齋戒祭祀必致誠盡恭不可不謹古之人君一怒則伏尸流血故於興師動衆不可不謹至於人之疾病常在起居飲食之閒衆人所忽聖人所謹況於人君任

大守重固當節嗜欲遠聲色近醫藥爲宗社自愛不可不謹上納其言爲之俛首動容後因輔臣奏事語及公著歐陽修曰公著爲人恬靜而有文上曰比於經筵講解甚善

九月丁卯初有詔以是日開邇英閣至重陽節當罷呂公著司馬光言先帝時無事常開講筵近以聖體不安遂於端午及冬至以後盛暑盛寒之際權罷數月今陛下始初清明宜親近儒雅講求治術願不惜頃刻之間日御講筵從之　二年冬十月庚寅天章閣待制呂公著司馬光爲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　甲寅司馬光言臣以駑朽得侍勸講竊見陛下天性好學孜孜不倦然於經席之中未嘗發言有所詢問臣愚意陛下欲護羣臣之短恐於應對

之際倉卒失據不能開陳稠人之中受其媿恥此誠聖心仁恕之極羣臣捐軀無以報塞然臣聞易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論語曰疑思問中庸曰有弗問問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以此言之學非問辨無由發明今陛下皆默而識之不加詢訪雖爲臣等疎淺之幸竊恐無以宣暢經旨裨助聖性伏望陛下自今講筵或有臣等講解未盡之處乞賜詰問或慮一時記憶不能備者許令退歸討論次日別具劄子數奏庶幾可以輔稽古之志成日新之益　治平四年正月神宗即位　四月壬申同知諫院口口請開經筵且講喪禮詔俟祔廟畢取旨

丙戌翰林學士呂公著兼侍講　九月癸卯右諫議大夫

權御史中丞司馬光爲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光辭呂公著具奏封駮上手詔諭光曰適得卿奏換卿禁林得兼勸講謂因前日論奏張方平不當故有是命非朕本意也朕以卿經術行義爲世所推今將開延英之席得卿朝夕討論敷陳治道以箴遺闕故命進讀資治通鑑此朕之意呂公著所以封還者蓋不知此意耳於是取告勑直付閤門趣光等令受　十月甲寅司馬光初讀資治通鑑　熙寧元年二月庚申司馬光進讀資治通鑑三葉畢上更命讀一葉半讀至蘇秦約六國縱事上曰蘇秦張儀掉三寸舌乃能如是乎光對曰秦儀爲縱横之術多華少實無益於君委國而聽之此所謂利口覆邦家者也上曰朕聞卿進

讀終日忘倦光曰臣空疎無取陛下每過形奬飾不勝惶
懼　四月庚申翰林學士兼侍講呂公著翰林學士兼侍
講王安石言竊尋故事侍講者皆賜坐自乾興以後講者
始立而侍者皆坐聽臣等竊謂侍者可使立而講者當賜
坐乞付禮官考議詔禮院詳定以聞後判太常寺韓維刁
約同知禮院胡宗愈言臣等竊謂臣侍君側古今之常或
賜之坐蓋出優禮祖宗以來講說之臣多賜坐者以其敷
暢經藝所以明先王之道道之所存禮則加異太祖開寶
中李穆王昭素□□召對便殿賜坐令講易乾卦太宗端
拱中幸國子監升輦將出顧見講坐因召學官李覺講說
覺曰陛下六飛在御臣何敢輒升高堂太宗爲之降輦令

有司張帟幕設別坐詔覺講易之泰卦今列侍之臣尚得環坐執經而講者顧使獨立於前則事體輕重義為未安臣等以為宜如天禧舊制以彰陛下稽古重道之意判太常寺龔鼎臣蘇頌周孟陽同知禮院王汾劉攽韓忠彥等言竊謂侍從之官見於天子者賜之坐有所顧問猶當避席立語況執經人主之前本欲便於指陳則立講為宜若謂傳道近為師則今侍講解說舊儒章句之學耳非有為師之實豈可專席安坐以自取重也又朝廷班制以侍講居侍讀之下祖宗建官之本意輕重可知矣今若侍講輒坐其侍讀當從何禮若亦許之坐則侍從之臣每有進說皆當坐矣且乾興以來侍臣立講歷仁宗英宗兩朝行之

且五十年豈可一旦以爲有司之失而輕議變更乎令人主待侍臣由始見以及畢講皆賜之坐其尊德重道固已厚於三公矣尚何加焉其講官侍立伏請仍舊初孫奭坐講仁宗尚幼扳案以聽之奭因請立講論者不以爲是及公著等奏請衆議不同上以問曾公亮但稱臣侍仁宗書筵亦立後安石因講賜留上面諭曰卿當講日可坐安石不敢坐遂已　十月壬寅詔講筵權罷講禮記自令令講尚書先是王安石講禮記數難記者之是非上以爲然曰禮記既不皆法言擇其有補者講之如何安石對曰陛下必欲聞法言宜改它經故有是詔　丙午上問講讀官富民之術司馬光言方今之患在於朝廷務名不務其實求

其末不求其本凡富民之本在得人縣令最爲親民欲知縣令能否莫若知州欲知知州能否莫若轉運使陛下但能擇轉運使使轉運使按知州使知州按知縣何憂民不富也　二年二月甲寅初開講筵　己巳召御史中丞呂公著來旦赴講筵　十一月庚辰御邇英閣司馬光讀資治通鑑至曹參代蕭何爲相一遵何故規因言參以無事鎭海内得持盈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使漢常守蕭何之法久而不變可乎光曰何獨漢也夫道者萬世無敝夏商周之子孫苟能常守禹湯文武之法何衰亂之有乎上曰人與法亦相表裏耳光曰苟得其人則何患法之不善不得其人雖有善法失先後之施

矣故當急於得人緩於立法也　壬午御邇英閣呂惠卿講咸有一德咎單遂訓伊尹相湯立典刑以傳後世及其歿也咎單懼沃丁廢而不用於是訓其事以告之與曹參遵蕭何之法其文則似其實則非也先王之法有一歲一變者則月令季冬節國典以待來歲之宜而周禮正月始和布於象魏是也有數歲一變者則堯舜五載修五禮周禮十二歲修法則是也有一世一變法者則刑罰世重世輕是也有數十世而改者則夏貢商助周徹夏校商序周庠之類是也有雖百世不變者尊尊親親貴貴長長尊賢使能是也臣前日見司馬光以爲漢惠文景三帝皆守蕭何之法而治武帝改其法而亂宣帝守其法而治元帝改

其法而亂臣按何雖約法三章其後乃以爲九章則何已不能自守其法矣惠帝除挾書律三族令文章帝除誹謗訞言除秘祝法皆蕭何法之所有而惠與文除之景帝又從而因之則非守蕭何之法而治也光之措意蓋不徒然必以國家近日多更張舊政因此規諷又以臣制置三司條例看詳中書條例故此論也臣願陛下深察光言苟光言是則當從之若光爲非則陛下亦當播告之修不匿厥指召光詰問使議論歸一上召光前謂光曰卿之言乎其言何如光對曰惠卿之言有是有非惠卿言漢惠文武宣元治亂之體是也其言先王之法有一歲一變五歲一變一世一變則非也周禮所謂正月始和布於象魏者乃舊

章也非一歲一變也亦猶州長黨正族師於歲首四時之首月屬民而讀邦法也天子恐諸侯變禮易樂壞亂舊政故五載一巡狩以考察之有變亂舊章者則削黜之非五歲一變也刑罰世輕世重者蓋新國亂國平國隨時而用非一世一變也且臣所謂率由舊章非謂坐視舊法之弊而不變也臣承乏經筵惟知講讀經史有聖賢事業可以裨益聖德者臣則委曲發明之以助萬分本實無意譏惠卿惠卿曰司馬光備位侍從見朝廷事有未便即當論列有官守者不得其守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豈可但已光曰前者詔書責侍從之臣言事臣遂上此疏指陳得失如制置條例司之類皆在其中未審得達聖聽否上

曰見之光曰然則臣不爲不言也至於言不用而不去則臣之罪也惠卿責臣實當其罪臣不敢辭上曰相共講是非耳何至乃爾王珪進曰光所言蓋以朝廷所更之事或利少害多者亦不必更耳因目光令退珪進讀通鑑畢降階將退上命還坐墩於閤內御坐前皆命就坐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士大夫洶洶皆以爲不可又不能指名其不便者果何事也光曰朝廷散青苗錢茲事非便呂惠卿曰光不知此事彼富室爲之則害民今縣官爲之乃所以利民也光曰昔太祖平河東輕民租稅而戍兵甚衆命和糴糧艸以給之當是時人稀物賤米一斗十餘錢草一圍八錢民皆樂與官爲市不以爲病其後人益

衆物益貴而轉運司常守舊價不肯復增或更折以茶布或復支移折變歲饑租稅皆免而和糴不免至今爲膏盲之疾朝廷雖知其害民以用度乏不能救也臣恐異日青苗之害亦如河東之和糴也惠卿曰光所言皆吏不得人故爲民害耳光曰如惠卿言乃臣前日所謂有治人無治法吳申曰司馬光之言可爲至論光曰此等細事皆有司之職不足煩聖慮陛下但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乃陛下職爾上曰然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惟有司之牧者此也上復謂光曰卿勿以呂惠卿言遂不慰意光曰不敢遂退　三年四月甲申翰林學士司馬光讀資治通鑑漢賈山上疏言秦皇帝居滅絕之中不自知因言從諫

之美拒諫之禍上曰舜聖讒說殄行若臺諫爲讒安得不黜光曰臣因進讀及之耳時事臣不敢衆論也　司馬光讀資治通鑑張釋之論嗇夫利口光曰孔子稱惡利口之覆邦家夫利口何至覆邦家蓋其人能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人主苟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則邦國之覆誠不難矣時呂惠卿在坐光所爲論專指惠卿也　七年四月王安石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　五月丙辰太子中允館閣校勘呂升大理寺丞國子監直講沈季長並爲崇政殿說書安石既出呂惠卿欲引安石親暱置之左右薦朱明之爲侍講上不許曰安石更有妹夫爲誰惠卿以季長對上即

召季長與惠卿弟升卿同爲侍講升卿素無學術每進講多捨經而談財穀利害等事上時問以經義升卿不能對輒目季長從旁代對上問難甚苦季長辭屢屈上問從誰此義對曰受之王安石上笑曰然則且爾季長雖黨附安石而嘗非王雱王安禮及呂惠卿所爲以爲必累安石雱等亦惡之故不甚得進用　元豐元年三月壬午侍讀呂公著讀後漢書畢上留公著極論治體至三皇無爲之道釋老虛寂之理公著問上曰此道高遠堯舜能知之乎上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之然常以知人安民爲難此所以爲堯舜也上又論前世帝王曰漢高帝武帝有雄材大畧高祖稱吾不如蕭何吾不如韓信至張良獨曰

吾不如子房蓋以子房道高尊之故不名公著誠如聖諭

上又曰武帝雖以汲黯爲戇然不冠則不見後雖得罪猶

以二千石祿終其身公著曰武帝之於汲黯僅能不殺耳

上又論唐太宗公著曰太宗所以能成王業者以其能屈

已從諫上臨御日久羣臣畏上威嚴莫能進規至是聞公

著言竦然敬納之　丁亥御邇英閣講官黃履進周禮八

柄上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而八柄非太宰所得與何也

履曰八柄以馭羣臣馭者主道也故非太宰所與上曰善

　八月丁卯黃履講宰夫之職正歲書其能者與其良者

而以告於上上曰或言詔王廢置或言以官刑詔冢宰而

誅之或言以告而誅之或言以告於上何也履對曰詔冢

宰而已以告而誅之以告於上者或詔王包王及官長皆不得專也上曰或三年或終歲則書能否告之以爲廢置此獨於正歲何也豈非舊歲之所考書以告乎履曰然

六年四月壬申御邇英閣蔡卞講周禮至司市上謂卞曰先王建官治市獨如此其詳何也卞對曰先王建國面朝而後市朝以治君子市以治小人不可略也上曰市衆之所聚詳於治治衆故也

編修通鑑

治平三年四月辛丑命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司馬光編歷代君臣事迹於是光奏曰臣自少以來略涉羣史竊見紀傳之體文字繁多雖以衡門專學之士往往讀之不能

周浹況於帝王日有萬機必欲徧知前世得失誠爲未易竊不自揆常欲上自戰國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採它書凡關國家之盛衰繫生民之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傳體爲編年一書名曰通志其餘浮冗之文悉刪去不載庶幾聽覽不勞而聞見甚博私家區區力不能辦徒有其志而無功頃臣曾以戰國時八卷上進幸蒙賜覽令所奉詔旨未審令臣續成此書或别有編集若續此書乞亦以通志爲名其書上下貫穿千餘載固非愚臣所能獨修伏見翁源縣令廣西路經略安撫司勾當公事劉恕將作監主簿趙君錫皆有史學爲衆所推欲望特差二人與臣同修庶使早得成書不至疎略

詔從之而令接所進書八卷編集俟書成取旨賜名其後君錫父喪不赴命太常博士國子監直講劉攽代之恕均州人君錫良規之子也攽敞之弟也　四年正月丁巳神宗即位　十月詔翰林學士司馬光擁免著撰本院文字又詔五日一直修資治通鑑故也　甲寅司馬光初讀資治通鑑上親製序面賜光賜名資治通鑑令候書成日寫入又賜穎邸舊書二千四百二卷

賜舊書不在此時今從帝學并書之新紀書賜翰林學士司馬光資治通鑑序此固當時書也

熙寧元年二月丙辰司馬光進讀資治通鑑論蘇秦張儀事詳見講筵　三年六月戊寅翰林學士司馬光乞差試校

書郎前知瀧水縣范祖禹同修資治通鑑許之祖禹鎮從孫也　元豐元年十月已未詔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提舉崇福宮司馬光乞子康充編修資治通鑑所檢閱文字從之　二年二月壬子司馬光言同編修資治通鑑范祖禹已改京官罷任乞留在局編修從之　七年十二月戊辰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司馬光爲資政殿學士降詔奬諭賜銀絹衣帶馬奉議郎范祖禹爲秘書省正字並以修資治通鑑書成也資治通鑑自治平三年置局光乞以劉恕趙君錫同修君錫不赴劉攽代之攽在局五年通判泰州范祖禹代之每修一史畢上之至是上五代紀三十卷總二百九十四卷

目錄考異各三十卷時攽出監衛州鹽酒務而恕已前卒
上諭輔臣曰前代未嘗有此書過荀悅漢紀遠矣輔臣請
觀之遂命付三省仍令速進入　八年四月丁丑資政殿
學士太中大夫司馬光知陳州　己丑承事郎司馬康爲
秘書省正字以康與修資治通鑑故也　元祐元年三月
丁丑宰臣司馬光言校書郎黃庭堅好學有文即日在本
省別無職事欲望特差與范祖禹及男康同校定資治通
鑑從之　七月辛酉先是秘書少監劉攽等言光與故秘
書丞劉恕同編修資治通鑑恕於此書功力最多比及書
成編修屬官皆蒙紀錄唯恕身亡其家未霑恩子孫並無
人食祿請援黃鑑梅堯臣例除一子官於是司馬光亦爲

之請詔與恕一子守郊社齋郎

撰定厤法

治平二年三月丁卯上初即位命殿中丞判司天監周琮及司天冬官正王炳丞王棟主簿周應祥用安世馬傑判臺郎楊得言作新厤三年而成琮言崇天厤氣節加時後天半日五星之行差半次日食之候差十刻既而中官正舒易簡與監生石道李遘更陳家學於是詔翰林學士范鎮諸王府侍講孫思恭國子監直講劉攽考定是非推尚書屯田集於房與春秋之日食參今厤之所候而易簡道遘等所學疏濶不可用新書爲密乃賜名明天厤詔翰林學士王珪序之琮等各遷兩官賜物有差其後明天厤亦

不可用而琮等皆奪所遷官　熈寧元年七月甲申京師
地震　乙酉又震是夜月食有司言明天厤不效當改厤
詔司天厤官雜候星晷更造新厤
此據沈括奉元厤序八月厤成
八月乙丑詔復行崇天厤供備庫使李元亨權知司天少
監周琮各奪一官秋官正周應祥周安世中官正馬傑王
棟冬官正楊得言各奪兩官初司天請重造厤元亨監應
祥等同知筭造琮提點既成各進官琮子及姻戚皆預焉
在監善厤者琮未嘗與議至是占驗頗差故並削奪　二
年秋七月提舉司天監所言自今每歲造大衍宣明景福
崇天明天等厤具歲若有日月交食令具著所食分數及

虧初食甚復末時刻遇交食集筭造厤官於渾儀下對所
差勾當御藥院官與兩判監測驗渾儀官驗分數從之
三年八月戊午詔直舍人院呂大防監司天監官詳定今
年八月進行朔望有無差繆先是崇天厤以八月戊午爲
朔而望在十七日司天中官正周琮撰明天厤則以己未
爲朔而望在十六日琮言古今注厤望未有在十七日者
崇天厤官舒易簡等言乾興元年厤七月注十三日望則
今注十七日望不爲非朝廷從易簡等說而琮爭不已故
命大防詳定既而大防言易簡等所指乾興厤注十三日
望乃私厤舛誤已自屈服然據諸家厤議雖有十七日爲
望之法但頒厤既無注十七日爲望有自天聖三年後三

望在十七日皆注十六日爲望晝十七日辰度已前定爲十六日夜故也今年八月朔於崇天厤本經不當進但於十六日注望可矣詔如大防議　四年二月癸酉詔司天監印賣厤日民間無得私印以息均給本監官屬後自判監已下凡六十八員皆增食錢判監月七十五官正三千見賣厤日官增食錢外更支茶湯三千時初罷司天監官監在京庫務及倉艸場門而中書議增其俸故有是詔

六年六月辛巳提舉司天監陳繹等言本監測驗簿氣朔差互而崇天厤氣後天明天厤朔後天其失皆置元不當未可考正及集衆官詳定浮漏不可用司天監天文院渾儀亦各有舛矣若止因舊器粗爲增損不免疏繆詔氣朔

令司天監指揮校定厤書人衛樸別造厤與舊時比較疎密其浮漏渾儀令依新樣裝造司天監別測驗以聞八年閏四月乙未知制誥沈括上熈寧奉元厤詔進括一官司天監官吏進官賜銀絹有差初仁宗朝用崇天厤至治平初司天監周琮改撰明天厤行之監生石道言未經測驗不可用不聽至熈寧元年七月望夜將旦月食東方與厤不協乃詔厤官雜候星晷更造新厤終五年冬日行餘分略具會括提舉司天監言淮南人衛樸通厤法召樸至樸言崇天厤氣後天明天厤朔後天又明天厤朔望小餘常多二刻半以上蓋創厤時惟求朔積年數小減過閏分使然故求日月交食爲疎崇天厤以熈寧元年交食視明

天為密然但見朔法而已以皇祐三年九月癸酉晷景與
十二月甲辰參較差一寸一分半又以日法除得氣後天
五十三刻其失皆在置元不當也詔楫改造自以已學為
天口視明天歷朔減二刻歷成行之賜楫錢百千至紹聖
初又改歷　五月癸酉補司天監生石道為靈臺郎道嘗
言明天歷未經測驗不可用坐是奪官既而月食與律不
協歷官皆抵罪乃還道保章正仍為監生至是與修奉元
歷成故有是命　九年正月甲申權發遣三司使沈括言
前提舉司天監嘗奏司天監測驗天象已及五年變差衛
樸算造新歷後考校司天所候星辰晷漏各差繆不可遏
用其新歷為別無天象文籍參驗止據前後歷書詳酌增

損立成法難以頒行尚慮未能究極精微乞令本院學生等用渾儀浮漏圭表測驗每日記録候及三五年令元撰厯參較如有未盡即令審行改正已蒙施行今若測驗得此月望夜不食及逐日測驗過日月五星行度晷之類乞下司天監逐旋付衛樸參較新厯改正從之先是奉元厯載今月望夜月食不驗詔問修厯推恩人姓名至此括有此奏八年十一月壬寅初行奉天厯十年八月己丑秘書監集賢院學士蘇頌爲遼王生辰國信使故事使遼者冬至日與遼人交相慶是歲本朝厯先契丹一日契丹人固執其厯爲是頌曰厯家筭小異則遲速不同謂如亥時節氣當交則猶是今夕若踰刻則屬子時爲明日矣或先或

後各從本朝之厤可也契丹不能屈遂各以其日爲節頒使還奏之上喜曰朕思之此最難處卿對極得宜　元豐元年閏正月甲午又詔提舉司天監近校月食時分比崇天明天二法已見新厤爲密又前閏正月歲在戊子今復閏於戊午理恐亦不繆宜更不須攷究其所差講究新厤官等並罷衛樸給路費錢二十千先是樸在熈寧初更造新厤至十年議者以爲占月食差故再詔樸集議至是罷之　十二月辛丑朔詔提舉司天監集厤官考算大遼高麗日本國本朝奉元厤同異聞奏其後厤官趙延慶等言遼己未年氣朔與宣明厤合日本戊午年氣朔與遼厤相近高麗戊午年朔與奉元厤合其二十四氣內有七氣

時刻并逐月太陽過宮日數時刻不同　五年正月乙巳翰林學士王安禮言詳定渾儀官歐陽發言至道皇祐之器皆差而無據令造渾儀浮漏木樣準詔進呈及歐陽發其新器之變舊器之失臣等看詳除司天監浮漏疎謬不可用依新樣改造外至道皇祐之器及景表各有差謬欲依歐陽發條具施行從之　五年六月丙寅司天監厤筭天文三式三科令丞主簿並減以冬官正王贇言因減罷司天監官監倉艸塲門故增置三令丞主簿於職事無補故也　七年十二月辛未詔許四選命官通筭學者依參選人赴吏部就試合格人上等除博士中下等爲學諭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五十三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五十四

英宗皇帝

光獻垂簾

嘉祐八年四月先是輔臣奏事帝必詳問本末然後裁決莫不當理中外翕然皆稱明主是日晚忽得疾不知人語言失序復召已責降醫官宋道安甄立里秦宗一王士倫等入侍疾　丙子尊皇后曰皇太后　丁丑羣臣三上表請聽政　戊寅詔許之既而以疾不果　己卯大斂上疾增劇號呼狂走不能成禮韓琦亟投杖褰簾持上呼內人屬令加意擁護又與同列入白太后候聽政日請太后權同處分禮院奏請其日皇帝同太后御內東門小殿垂簾

中書樞密院合班起居以次奏事或時召學士亦許至小殿皇太后旋分稱吾羣臣進名起居於内東門從之

韓琦投杖褰簾擁護英宗事據家傳及王巖叟別録國史並無此

壬午輔臣入對於柔儀殿西閤皇太后御内東門小殿垂簾聽政初議帝與太后同御東殿垂簾輔臣合班以次奏事及見上方服藥權居柔儀殿東閤之西室太后居其東室輔臣既入西室候問聖體因奏軍國事太后乃獨御東殿輔臣以故事復奏於簾前　甲申司馬光上皇太后疏曰大行皇帝天性至仁羣臣之功或未足言而賞之已厚罪或不可容而罰之至輕善則善矣而小人不識大恩者

或幾於驕慢臣竊意陛下今玆繼而爲政必糾之以嚴糾之以嚴誠是也然天下之涵濡大行皇帝聖澤日久一旦暴加繩檢恐駭而離心伏願殿下徐以義理敎之戒之有不聽從而尤無良者然後加刑罰焉則誰敢不肅此善之善者也又曰今殿下初攝大政四方之人莫不觀聽以覘盛德臣以爲凡名號禮數所以自奉者皆當深自抑損不可盡依章獻明肅皇后故事以成謙順之美副四海之望又曰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況后妃與國同體休戚如一若趙氏安則百姓皆安況於曹氏必世世長享富貴明矣趙氏不安則百姓塗地曹氏雖欲獨安其可得乎 上自不豫以來喪皆禮官執事羣臣奉慰則垂簾不坐 乙

未大祥上始親行禮又卷簾坐受慰人心稍安　己亥羣臣上表請臨朝聽政表三上乃許之詔禮院別擇日御正殿上疾猶未平命輔臣禱於天地宗廟社稷及景靈宮寺觀又遣使二十一人禱嶽瀆名山　六月癸酉上復以疾不出是時惟兩府得入對柔儀殿退詣內東門小殿簾帷之外覆政事於皇太后如初帝自感疾即厭服藥餌韓琦嘗親執藥杯以進帝不盡飲而却之藥汚琦衣太后亟出御服賜琦琦不敢當太后曰相公殊不易皇子仲鍼侍側太后曰汝盍自勸之帝亦弗顧也　帝初以憂疑得疾舉措或改常度其遇宦官猶少恩左右多不悅者乃共為讒間兩宮遂成隙太后對輔臣嘗及之韓琦因出危言感動

太后曰臣等只在外得見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得安穩太后驚曰是何言自家更切用心琦曰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然照管矣同列爲縮頸流汗或謂琦曰亦太過否琦曰不如此不得聞有傳帝在宮中過失事衆頗惑琦曰豈有殿上不曾錯了一語而入宮門即得許多錯琦固不信也傳者亦稍息

此據琦家傳及別錄但略加刪潤大意與十一月末所載略同蓋此時琦未赴昭陵彼時歸自陵下不妨兩出之

七月壬子初御紫宸殿退御垂拱殿中書樞密奏事帝自六月癸酉不御殿至是始見百官感動者久之其後隻日

御前殿雙日御後殿惟朔望則前後殿皆不御至祔廟如故　九月帝既視朝前後殿而於聽事拱默謙抑御史中丞王疇上疏曰廟社擁護陛下起居平安臨朝以時僅踰半載而未聞開發聽斷德音遏塞人情觖然臣屢嘗論奏願陛下撥去疑貳自與二府講評國論明示可否而迄今言動寂寥中外未有所傳此蓋議論之臣辭淺情狹不能仰寤君聽伏望思太祖太宗艱難取天下之勞真宗仁宗憂勤守天下之力口於聽決大政以慰母后之慈母疑貳譏抑自使威德闇然不光　十一月方帝疾甚時云爲多乖錯往往觸忤太后太后不能堪左右讒間者或陰有廢立之謀昭陵既復土韓琦歸自陵下太后遣中使持一封文

書付琦琦啟之則帝所寫歌詞并宮中過失事琦即對使者焚毀令復奏曰太后每說官家心神未寧心神未寧則語言舉動不中節何足怪也及進對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言且曰老身殆無所容須相公作主琦曰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然子病母可不容之乎太后不懌歐陽修繼言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聖之德著於天下婦人之性鮮不妬忌昔溫成驕恣太后處之裕然何所不容今母子之間而反不能忍也太后曰得諸君知此善矣修曰此事何獨臣等知之中外莫不知也太后意稍和修又言曰仁宗在位歲久德澤在人人所信服故一日晏駕天下稟承遺命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深居房闥臣等五六

措大爾舉動若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它日琦等見帝帝曰太后待我無恩琦等對曰自古聖主明王不爲少矣然獨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也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愛而子不失孝乃可稱耳正恐陛下事父母未至父母豈有不慈愛者帝大悟自是不復言太后短矣

焚歌辭據韓琦家傳謂焚歌詞時琦在陵下恐不然别録稱琦在中書令略加删潤其他則據蘇轍龍川别志但别志云大臣有不預立皇太子者陰進廢立之計既不出主名深恐必無之或當時宦官輩有此議非大臣也如家傳所載太后問昌邑王亦竟不知何人爲太后

言此令輒改為左右譏問者庶不失事實別志又云歐
陽修獨見帝按傳則云韓琦獨見其勸帝盡禮於太后
語意略同今改為琦等云云或得其事之實也
治平元年三月司馬光言皇太后有莫大之德三陛下奉
養之禮若絲毫不備天地鬼神其謂陛下為如何此不可
不留聖心也又言宜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
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其餘羣臣見及奏事者
亦望細加訪問以廣聰明裨益大政他日光進對又言陛
下昔在藩邸事濮王承順顏色備盡孝道凡宮中之事濮
王皆委陛下幹之無不平允陛下事皇太后當一如濮王
然後可視天下之政當一如宮中之事然後可光尋以言

不用懇求外補帝令宰臣宣諭曰卿所言事畧皆施行且供諫職未須求去光復奏今陛下雖奉事皇太后加於往日猶未及事濮主之時承順顏意曲盡歡心雖省覽庶政猶未嘗訪問羣臣講治亂之切務臣雖日侍丹扆有何所益

呂誨言近日聖體平復中外均慶萬機之事未聞親決議者謂陛下避讓有所待焉果如是恐未爲順當陛下違豫之時非皇太后內輔則政無所寄大臣建業於國忠也然而陛下臨朝御前殿百官朝罷兩府大臣方至內東門是綱領柄權皆在於手陛下猶未專決何所待也誨遂言於皇太后曰萬機浩繁殿下焦心勞思曾未稍休非所以燕怡福壽之本況皇帝躬親治事勤勵如此在於聖慮

愈已慰安臣愚以謂東殿簾幃宜五七日一御咨詢大臣無俾曠事庶少均暇逸於朝政之道亦無所損當在沉機奮於獨斷豫宣教命誕告於朝廷外形謙讓之宜中遂優遊之樂　四月權御史中丞王疇上疏請車駕行幸以安人心於是執政及諫官相繼亦有請上曰當與太后議之韓琦以白太后太后曰上疾新愈恐未可出琦曰上意亦自謂可出矣太后曰今素仗皆未具更少須琦曰此細事不難辦也乃詔有司擇日以聞　甲午祈雨於相國天清寺醴泉觀帝久不豫至是士庶歡呼相屬　戊申皇太后出手書付中書還政是日遂不復處分軍國事先是上疾稍愈自去年秋閏日御前後殿視朝聽政兩府每朝入內

東門小殿覆奏太后如初太后再出還政手書大臣以白上輒留之不出上既康復無他太后復降詔書還政韓琦久欲太后罷東殿垂簾嘗一日取十餘事併以稟上上裁之決如流悉皆允當琦退與同列相賀因謂曾公亮等曰昭陵復土琦即合求退觀上體未平遷延至今上聽斷不倦如此誠天下大慶琦當於簾前先白太后請一鄉郡須公等贊成之公亮等皆曰朝廷安得無公公勿庸請也於是詣東殿覆奏上所裁決十餘事太后每事稱善同列既退韓琦獨留遂白太后如向與公亮等言太后曰相公安可求退老身合居深宮却每日在此甚非得已且容老身先退琦即稱前代如馬鄧之賢不免貪戀權勢今太后便

能復辟試馬鄧所不及因再拜稱賀且言臺諫亦有章疏乞太后還政未審決取何日撤簾太后遽起琦即厲聲命鑾儀司撤簾簾既落猶於御屏後微見太后衣也

太后還政撤簾事據蔡氏直筆邵氏見聞録并參取韓琦家傳及王巖叟別録及家傳所載太后不樂還政等語皆虧損聖德且非事實今並削去直筆誤云琦告樞相文彥博亦不取

嘉祐初琦與富弼同相或中書有疑事往往私與樞密院謀之自弼使樞密非得旨令兩府合議者琦未嘗詢於弼也弼頗不懌及太后還政撤東殿簾惟弼大驚語人曰弼備位輔佐他事固不敢預聞此事韓公獨不能與弼共之

耶或以咎琦琦曰此事當如出太后意安可顯言於衆弼
自是怨琦益深
富弼怨琦事據司馬氏記聞邵氏聞見録稱弼謂韓公
欲致弼於族滅之地恐弼無此言也
呂誨上言皇太后罷同聽政謙尊之德光輝益著在皇太
后則爲得之在陛下宜何如哉伏望降詔曲形謙讓至於
再三感動羣情庶幾中禮誨尋又言皇太后事先帝日久
稔詳治道方罷共政雖陛下至明燭理凡百官關白亦未
敢專之則上慰慈顔所得多矣　庚戌上始日御前後殿
如故　御史中丞王疇上疏云云願詔二府大臣講求所
以尊崇母后之禮若朝廷嚴奉之體與歲時朔望之儀車

服承衛之等威百司供擬之制度他時稱尊之美號外家延賞之恩典可以稱奉親之意者皆宜優異以發揚母后功烈是日詔中書樞密院參議尊崇皇太后儀範以聞

壬子詔皇太后令稱聖旨出入唯不鳴鞭他儀衛如章獻明肅太后　丙辰上皇太后宮殿名曰慈壽加宣徽北院保平節度使判鄭州曹佾同平章事初議除拜上以問宰相韓琦琦曰陛下推恩元舅非私外戚也以問樞密使富弼弼對如琦遂降制而太后持其制弗下上固請久之乃許

司馬光記聞載韓維說慈壽將歸政類王謂維及孫思恭曰慈壽欲爲曹佾求使相二人不應王竟使王陶達

意於政府果得之它日二人獨見維以是戒王曰令陛下已親政內外上下事體已定當專心孝道均養三宮而已它事勿預也按實錄修制下太后猶持之不知求使相果太后意否當考

壬戌以帝康復命輔臣謝天地宗廟社稷宮觀癸亥司馬光上皇太后疏曰臣在闕門之外無由知禁廷之事竊聞道路之言未詳虛實皆言近日皇帝與皇后奉事殿下恭勤之禮甚加於往時而殿下遇之太嚴接之太簡或時進見殿下雖賜之坐如待疏客語言相接不過數句須臾之間已復遣去如此子母之恩如何得達婦姑之禮如何得施所以使之疑惑恐懼不敢自親者蓋以此也臣竊惟殿

下母儀天下踰三十年柔明之譽洽於中外皇帝龍潛落邸進德修業仁聖之望光於遠邇先聖以至公大義選賢建嗣海内之人皆謂繼統之日慈孝之風必自家刑國誠不意閭巷之民忽有今之異論推其本原蓋由皇帝遇疾之際宮省之内必有讒邪之人造飾語言互相間諜一則詐效小忠以結殿下僥求禄利二則自知過失素多畏嗣君之嚴有所不容三則欲竊弄權柄惡長君聰明使已不得自恣是以日夜窺覘拾掇絲毫之失無不納於殿下之耳殿下雖至聰哲不能無疑雖至仁慈不能無怒皇帝以剛健之性屈於衆口無以自伸不能不憤悒遂使兩宮之間介然相失久而不解流聞於外朝野之士有敢竊議其

是非者深可惜也今天誘其衷殿下濬發慈旨卓然遠覽舉天下之政歸之皇帝此乃宗廟之靈生民之福然臣竊料讒邪之人心如沸湯愈不自安力謀離間彼皆自營一身之私非爲國家與殿下之計也臣願殿下鑑察其情勿復聽納斥遠其人勿置左右召諭皇帝以向來紛紛皆此屬所爲自今以後母子之間當坦然無疑皇帝必涕泣拜伏感激推謝然後兩宮之歡一皆如舊皇帝進見之際殿下宜賜之溫顏留之從容往來無時勿加限絶或置酒笑語與之歡欣相待一如家人之禮則殿下坐享孝養何樂如之

呂誨言於太后曰臣伏覩殿下近降手書以皇帝既安堅罷同政聖子恭孝遂成母德雖前世有還明辟之

事亦未聞朞月而成輔翊之功及形譏之美者休聲茂實當垂光於萬世矣然閫外議以符寶未歸於上前臣有以知非殿下之意焉何則國政猶不欲其久而復眷留符寶哉萬一所司行遣之間稍有稽緩涉此議論無益於聖躬亦恐前降聖旨或未孚於中外則有累全德始終之際不可不審臣所以瀝懇而言萬死無避惟祈鑒照天下幸甚

侍御史知雜事龔鼎臣上疏曰伏覩手書還政殿下優游房闥尊安内朝人心悅舒天意調順昆蟲草木無不欣喜然自降手書今二十日矣惟御寶尚未歸上前符寶之重與神器相須久而未還益招羣論臣竊爲殿下惜宜戒職掌之吏速歸御用之寶不可緩也　閏五月戊辰宰臣

韓琦等遷官樞密使富弼遷戶部尚書　辛未富弼具奏辭所遷官曰陛下録臣事先帝微勞曷若報皇太后今日之大恩恭惟先帝無子立陛下爲嗣中外皆知當時盡出皇太后容諭料陛下自知之又竊聞陛下初立爲皇子召居禁中其時先爲姦人所謀不無小惑內外之人以至陛下舊邸諸親無一人敢通信問者陛下飲食以來悉皆關供皇太后亦不敢明然主之但曉夕惶恐百方爲計偷送食物之類者甚多陛下豈不省之乎洎先帝晏駕之夕中外惶駭皇太后立陛下於倉卒中天位遂定無何兩三日後陛下以積憂成疾天下萬務無所取稟大臣列奏請太后權同聽政此決不是皇太后本意蓋不得已從大臣之請

也陛下纔康復皇太后即日還政退居深宮此天下之人有識無識盡知皇太后始終無所負於陛下也臣自去歲六月初被召還朝充位樞府凡百幾務先於陛下處奏定指揮次至簾前關白而已並無一字可否一依先得聖旨如此者凡近一年此足以見皇太后至公之心心不以尊且親有所凌壓而輒生異同也臣又思皇族中於仁宗洎皇太后校其親踈與陛下同者多矣就衆多中獨取陛下爲嗣今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其爲恩德可與天地比其高大陛下何如報荅則可以稱副而反於仁宗不能謹祭祀於皇太后不能備孝養此皆人子常分尚多闕失況敢更望他有所報乎皇太后垂簾日嘗謂臣與胡宿吳奎曰

無夫孤孀婦人無所告訴臣等共聞此語實爲傷心必料中書亦聞其說又向者竊聞先帝諸公主陛下易其所居以安已女此知者尤甚痛心亦未嘗聞陛下略加恩䘏恭惟先帝臨御天下四十一年仁德恩澤入人骨髓以至徧及蟲魚草木臣事先帝亦三十餘年自布衣擢至首相恩德可謂至大今日不忍見其孀白幼女失所如此而臣反坐享陛下遷寵還得安乎仁宗與皇太后於陛下有天地之恩而尚未聞所以爲報臣於陛下不過有先時議論絲髮之小勞何賞之可加陛下忘天地之大恩録絲髮之小勞可謂顛倒不思之甚也奏入不報弼又奏曰臣願陛下奉仁宗祭祀盡恭敬之道事皇太后顏色極誠實之禮若勤勤

不已則孝德自然彰聞於外京師翕然歌詠傳達天下遂成風教陛下可不勞而治至時推恩數倍今日臣自不辭讓君臣之際兩得其宜奏至六七上乃優詔答焉弼又奏曰聖詔云鴻惟仁宗皇帝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皇太后子育朕躬方以天下之養承顏於朝夕切敢曰養之至乎臣謂天下爲人父母者咸願陛下踐此說行此心蓋欲其子孫化之而盡爲孝子順孫也況近在陛下左右日夕輔導傾耳凝聽尤甚於天下人之心也但聞陛下於仁宗祭祀皇太后孝養略有加於前則臣倡一爲十傳於士大夫使展轉宣布於天下以慰天下爲人父母者之心且以廣吾君至孝之德於外所恨近日寂無他聞與獨時所聞者多

無小異此臣所以不得不竭盡肝膽思有補於聖明也又
詔曰今既責朕以事親之道而拒君命不受豈其言之戾
耶此乃視草學士不盡見臣文字始末故有相戾之語耳
臣累奏勸陛下事親之道如此之切反自違君命者蓋有
上口之所說云耳豈可便謂之爲戾乎弼又兩奏卒不聽
乃受之　八月丙辰宣政使入內都知安靜軍留守後任
守忠爲保信節度使蘄州安置初上爲皇子令守忠宣召
守忠避不肯行及上即位不豫遂交鬬兩宮間於是又擅
取奉宸庫金珠數萬兩獻皇后因受賞賜呂誨言昨嘉祐
中臣僚請立皇子于先帝與太后屬意陛下屬日久守忠百
端沮抑幸立幼君以邀後福賴天意不移宰臣韓琦等力

贊成之先是誣毀宗𩢍不孝乃其本謀也逮先帝晏駕太后主持神器大臣盡力守忠何力之有陛下服藥經年守忠醞造言語交鬭兩宮惟幸慈孝有所不至暨迎先帝木主下降禮院定太后出入儀式守忠堅欲用乾興之例非聖后明賢幾爲守忠所誤今春揣知太后有罷同聽政之意因陳還辟之説掠功於已以奉陛下口臣自去冬以來但聞陛下孝養之闕今夏以後只聞太后慈愛之失騰謗之由又可明也然反覆語言離間宮禁者非一不出守忠朋黨衆所共知原其用情誠國之賊自先帝棄世守忠於宮禁公取財貨其數不貲近又取奉宸庫金珠數萬金兩獻於中宮不惟自邀厚賜以固恩寵其實窺伺陛下將以

諫言狡計乘間而入矣司馬光又數其十罪乞斬於都市
以懲姦慝帝納其言翌日遂絀守忠
文潞公私記治平元年八月諫官司馬光呂誨言入内
都知任守忠交鬬宮闈光又數其十罪乞斬之時富弼
爲樞相乞行諫官之言英宗命竄逐之弼與中書同奏
事殿上宰相韓琦進曰陛下登極之時守忠亦預有勞
願少寬之弼奮而前曰先帝親受陛下以大器皇太后
叶贊有功陛下宜追先帝顧復之恩報太后擁佑之力
而此輩乃自云某人有某功某人有勞臣不知此何等
語且將置先帝與太后於何地耶上題弼之言於是琦
悚然失色却立數步邵氏見聞録治平初英宗即位有

疾宰執請光獻太后垂簾同聽政有入內都知任守忠者姦邪反覆間諜兩宮時司馬溫公知諫院呂諫議爲侍御史凡十數章請誅之英宗雖未施行宰相韓魏公一日出空頭勑一道參政歐陽公已簽參政趙槩難之問歐陽公曰何如歐陽公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魏公坐政事堂以劄子句任守忠者立庭下數之曰汝罪當死責蘄州團練使蘄州安置取空頭勑填之差使臣即日押行其意以謂少緩則中變也嗚呼魏公真宰相也歐陽修云吾爲魏公作晝錦堂記公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蓋以此二書所載不同又私記毀琦特甚見聞譽琦又過今並不取

丁巳司馬光言陛下即位之初奏事皇太后虔恭款至太后撫愛陛下恩渥周備數日之間慈孝之譽達於中外播於遠近間者無不相慶自聖體不安旬月之間道路之人漸有異議皆云因守忠等不樂陛下為嗣故於皇太后則言陛下與中宮之短於陛下與中宮則言皇太后之失遂使兩宮之心互相猜貳間隙一開猝難復合今陛下奮發英斷屏黜讒邪守忠等皆降逐出外中外之人不勝忭悅然臣愚竊恐皇太后尚未能盡知姦人之情與陛下所以斥去之意伏望陛下與中宮親詣皇太后閤頓首陳謝具述從來為守忠等所誤致屢有忤違太后之意今守忠等既去願與皇太后母子之恩一如舊日然後朝夕與中宮

侍養左右膳藥羞餌躬親進獻承順顏色皆如臣庶之家母子婦姑之禮若左右之人尚有敢相離間者願陛下立行誅竄勿復有疑如此則讒慝之人遠黜內外雍睦善氣興行災沴消亡宗廟永安令聞長世若失此之際兩宮之歡不能復舊則恐長無可復之期豈惟令天下之人以陛下為非將傳於史冊取譏萬世矣　治平二年八月大雨地涌水壞官私廬舍漂沒人民畜産　乙未詔中外臣僚並許上實封言事司馬光上疏略曰先帝擢陛下於衆人之中自防禦使升為天子唯以一后數公主屬於陛下而梓宮在殯已失太后之歡心長公主數人皆屏居閑宮希曾見省臣請以小諭大設有閭里之民家有一妻數女及

有十畝之田千金之產老而無子養同宗之子以爲後其人既沒其子得田產而有之遂踈母棄妹使之愁憤怨歎則鄰里鄉黨之人謂其子爲何如人哉以匹夫而爲此猶見賤於鄉里況以天子之尊爲四海所瞻仰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　熙寧元年三月戊子曾公亮等上表請建太皇太后宮殿並以慶壽爲名　元豐二年十月乙卯太皇太后崩於壽慶宮餘見神宗朝奉太后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五十四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五十五

英宗皇帝

濮議

治平元年五月癸亥宰臣韓琦等奏陛下即位以來仁施澤浹九族既睦萬國交歡而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詳處其當以時施行詔須大祥後議之　二年四月戊戌詔禮官及待制以上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以聞宰臣韓琦等以元年五月奏進呈故也六月初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不敢先天章閣待制司馬光獨奮筆立議議成珪

即勅吏以光手藁爲案其議曰□前代之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册或出母后或出近臣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祗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拔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爲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愚淺不達古今竊以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譙國襄國太夫人仙遊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考之古今實爲宜稱議上中書奏王珪等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濮王於仁宗爲兄於皇

帝宜稱伯而不名如楚王涇王故事議者或欲稱皇伯考天章閣待制呂公著曰真宗以太祖爲皇伯考非可加於濮王也　是月己酉中書又奏按儀禮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及案令文與五服年月勅並云爲人後者爲其所後父斬衰三年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齊衰期即出繼之子於所繼生父母皆稱父母又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爲皇考令王珪等議稱皇伯於典禮未見明據請下尚書省集三省御史臺官議奏詔從之執政意朝士必有迎合者而臺諫皆是王珪等議論洶洶未及上太后以珪等議稱皇伯考爲無稽且欲緩其事須太后意解　甲寅降詔曰如聞集議議論不一宜權罷議當令有司博求典故務合禮經

以聞翰林學士范鎮時判太常寺即率禮官上言漢宣帝於昭帝爲孫光武於平帝爲祖則其父容可以稱皇考然議者猶或非之謂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安懿王則其失非特漢宣光武之比矣凡稱帝稱王若皇考立寢廟論昭穆皆非是因具列儀禮及漢儒議論魏明帝詔爲五篇奏之執政得奏怒召鎮責曰詔書云當令檢詳奈何遽列上耶鎮曰有司得詔書不敢稽留即以聞乃其職也奈何更以爲罪乎於是臺官自中丞賈黯以下各有奏乞早從王珪等議侍御史知雜事呂誨言臣謹按儀禮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蓋爲大宗斬還爲小宗口不二斬明於彼而判於此也又按令文與五服

年月勑出繼之子於所生皆稱父母稱父母者所以別其本正於後也在屬籍當行除附斯令之意可明也如漢宣光武皆稱父爲皇考者二帝上承本宗皆非旁繼於今事體略不相類王珪等議濮安懿王於仁宗皇帝其屬爲兄於皇帝合稱皇伯而不名於禮得矣及引元佐元儼稱皇兄皇叔之類皆本朝典禮安得謂之無據臣竊原勑意直欲加濮安懿王爲皇考與仁廟同稱如是則尊有二上服有二斬禮律之文皆相戾矣云臣伏望陛下開廣聖慮精勤孝治不作無益以害至公既罷三省集議當別降詔旨以王珪等議爲定以前後所獻不一盡降出外辨正是非明其有罪寘之於法可以渙釋羣疑杜絕邪論奏留中不

行司馬光又言臣伏見鄉者詔羣臣議濮安懿王合行典禮翰林學士王珪等二十餘人皆以爲宜準先朝封贈朞親尊屬故事凡兩次會議無一人異辭所以言者蓋欲奉懿王以禮輔陛下以義而政府之意獨欲尊濮王爲皇考巧飾詞說誤惑聖聽不顧先王大典蔑棄天下之公議使宗室疎屬皆已受封贈而崇奉濮王之禮至今獨未施行此衆所以抑鬱而未爲稱愜者也或恐陛下未能知二議是非臣請爲陛下別白言之政府言禮令文五服年月勅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即出繼之子於所生皆稱父母臣案禮法必須指事立文使人曉解今欲言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之服若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罔

天下之人謂其不識文理也又言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爲皇考臣案宣帝承昭帝之後以孫繼祖故尊其父爲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爲皇祖考以其與昭穆同故也光武起布衣誅王莽親冒矢石以得天下名爲中興其實創業雖自立七廟猶非太過況但稱皇考其議損甚矣今陛下親爲仁宗之子以承大業傳曰國無二君家無二尊若復尊濮王爲皇考則置仁宗於何地耶政府前以二帝不加尊號於其父祖引以爲法則可矣若爲皇考之名亦可施於今日則事恐不倖以此言之濮王當稱皇伯又何疑矣願陛下上稽古典下順衆志以禮崇奉濮安懿王如珪等所議此亦和天人之一事也　八月庚戌史館修撰同知諫

院蔡抗知制誥兼判國子監初議追崇濮安懿王抗引禮爲人後大一統之義指陳切至涕下被面帝雅信重抗因感悟亦泣會京師大水推原咎證在濮王議執政欲逐所建以抗在言路不便之罷其諫職　九月丙子給事中權御史中丞賈黯爲翰林侍讀學士知陳州從所乞也先是黯與兩制合議請以濮王爲皇伯執政弗從數詣中書爭論會大雨水時黯已被疾疏言簡宗廟逆天時則水不潤下令二三執政知陛下爲先帝後乃阿諛取悅違背經義建兩統二父之說故七廟神靈震怒天降雨水流殺人民於是引疾求出而有是命後十二日卒口占遺奏數百言猶以濮王議爲請　十二月郊祀既畢侍御史知雜事呂

誨復申前議乞早正濮安懿王崇奉之禮且言國家承五代餘弊文武之政二府分領然而軍國大事皆得合議今議崇奉濮安懿王此事體至大者而終不謀於樞府臣所未諭兩制及臺諫論列者半年外臣抗疏者不一而樞府大臣恬然自安如不聞知以道事君者固如是耶今佞人進說惑亂宸聽中書遂非執守邪論當有以發明經義解釋羣疑臣欲乞中旨下樞密院及後來進任兩制臣僚同共詳定典禮以正是非久而不決非所以示至公於天下也誨尋進對延和殿開陳懇切上諭誨曰羣臣慮本宮兄弟衆多將過有封爵故有此言誨即辨其不然退又言臣竊思仁宗於堂兄弟輩尚隆封爵況陛下濮宮之親其誰

敢聞近日中宮與皇太后受册內外歡慶必若恩及天倫乃爲戚美雖甚愚者不應獻此言欲乞宣示姓名與衆共罰誨前後既七奏不從因乞免臺職補外又四奏亦不從遂劾韓琦曰琦請下有司議濮王典禮比再下兩制用漢宣光二帝故事欲稱皇考竊原詔旨本非陛下之意琦導諛之過也永昭陵土未乾玉几遺音尚在乃心已革謂天可欺致兩宮之嫌猜貫天下之怨怒謗歸於上人所不忍言者辨論半年不決琦猶遂非不爲改正得謂之忠乎又曰陛下即位以來進秩疏封賞功報德不爲不至而琦略無謙損益肆剛愎半歲之內兩次求罷無疾堅卧要君懟命猶曰自謂孤忠之可立豈知直道之難行果知人臣進

退之分天道盈虛之理不應形斯言於章奏也又曰方今士論沸騰人心憤鬱得不攬威柄之在手戒履霜之積微罷琦柄任黜居外藩非止爲國之福亦以保琦族於始終也

濮王申陳以誨劾琦疏附三年正月二十七日後又疏斥琦不忠者五并及頻府僚友不用正人顚與此異此據誨章奏馮潔已御史臺記亦以此爲第六疏與申陳所載並同然修稱濮議半年不決則恐不當在明年且明年誨已累章彈歐陽修不應後章全不及修今來參酌附此年末更須考詳不知直道之難行自謂孤忠之可進按琦集乃甲辰冬罷相表甲辰治平元年也

三年春正月壬午呂誨以前後十一奏乞依王珪等議早定濮安懿王追尊典禮皆不報乞免臺職不報即與侍御史范純仁太學博士監察御史裏行呂大防合奏曰豺狼當道擊逐當先姦邪在朝彈劾敢後伏見參知政事歐陽修首開邪議妄引經據以枉道悅人主以近利負先帝欲累濮王以不正之號將陷陛下於過舉之譏朝論駭聞天下失望政典之所不赦人神之所共棄當屬吏議以安衆意至如宰臣韓琦初不深慮固欲飾非傅會其辭詿誤上聽以至儒臣輯議禮院講求經義甚明僉言無屈自知已失曾不開陳大臣事君詎當如是公亮及槩備位政府受國厚恩苟且依違未嘗辨正此而不責誰執其咎臣等地

居言職勢不嘿全請尚方之劍雖古人所難舉有國之刑況典章猶在伏請下修於理及正琦等之罪以謝中外且議既不一理難並立昔師丹之說行則董宏坐其罪董宏之論勝則師丹廢於家臣等及修豈可俱進言不足用願從竄責上不辜陛下之任使下不廢朝廷之職業臣等之志足矣

戊辰又奏修博識古今精習文史明知師丹之議爲正董宏之說爲邪利誘其衷神奪其鑒廢三年不改之義忘有死無貳之節仁宗虞主始祔陵土未乾而遽開越禮之言欲遵衰世之迹致陛下外失四海臣庶之心內違左右卿士之議原修之罪安得而赦

癸酉又奏修備位政府不能以古先哲王致治之術開廣上意發號施令

動合人心使億兆之民鼓舞神化希意邀寵倡爲邪說違禮亂法不顧大義將陷陛下於有過之地而偹方揚揚得志自以爲忠及乎近臣集議禮官討論遷延經時大議不決而又牽合前代衰替之世所行繆迹以飾姦言拒塞正論挾邪罔上心實不忠爲臣如此豈可以參國論哉琦庇惡遂非沮抑公議公亮及槩依違其間曽不辨正亦非大臣輔弼之體伏望聖慈奮然獨斷將臣等前後章疏付外施行庶分邪正以服天下誨等論列不已而中書亦以劄子自辨於上曰臣伏見朝廷議濮安懿王典禮兩制禮官請稱皇伯中書之議以爲事體至大理宜審重必合典故方可施行而皇伯之稱考於經史皆無所據方欲下三省

百官博訪羣議以求其當陛下屈意手詔中罷而衆論紛
然至今不已臣以謂衆論雖多其說不過有三其一曰宜
稱皇伯是無稽之臆說也其二曰簡宗廟致水災者是厚
誣天人之言也其三曰不當用漢宣哀爲法以干亂統紀
者是不原本末之論也臣請爲陛下條列而辨之又曰惟
其立廟京師亂漢祖宗昭穆故平晏等以爲兩統二父非
禮宜毀之定陶共王初但號共皇立廟本國師丹亦無所
議至其後立廟京師欲去定陶不繫以國有進於漢統之
漸遂大非之故師丹議云定陶共皇謚號已前定議不復
改而但論立廟京師爲不可耳今言事者不究朝廷本議
不尋漢臣所非者何事此臣所謂不原本末也中書之議

本謂稱伯無稽而禮經有不改父母之義名號猶未定故尊崇之禮皆未及議而言事者便引漢去定陶國號立廟京師之事等誣朝廷以爲干亂大統何其過論也又曰爲人後者既以所後爲父矣聖人又存其所生父母者非曲爲之說也蓋自天地以來未有無父而生之子也既有父而生則不可諱其所生者矣夫無子者得以宗子爲後是禮之所許然安得無父而生之子以爲後乎此聖人所以不諱無子者立人之子以爲後也亦不諱爲人後者有父母而生蓋不欺天不誣人也故爲人後者承其宗之重任其子之事而不得復歸於本宗其所生父母亦不得徃與其事至於喪服降而抑之可以義斷惟其父母之名不易

者理不可易也又曰子爲父母服謂之正服出爲人後者爲本生父母齊衰謂之降服又爲所後父斬衰三年謂之義服今若以本生父爲皇伯則濮安懿王爲從祖父反爲小功而濮安懿王夫人是本生嫡母也反爲義服自宗懿而下本生兄弟於禮雖降猶爲大功是禮之齊衰朞今反爲小功禮之正服今反爲義服於本生止服小功於宗懿兄弟反服大功此自古所以不稱所生父爲伯叔者稱之則禮典乖違人倫錯亂如此也上意不能不嚮中書狀未即下詔也執政乃相與容議欲令皇太后下手書尊濮安懿王爲皇夫人爲后皇帝稱親又令上下詔謙讓不受尊號但稱親即園立廟以示非上意且欲爲異日推崇之漸

丙子中書奏事垂拱殿時韓琦以祠祭致齋上特遣中使召與共議既退外間言濮王已議定稱皇歐陽修手爲詔草二道一納上前日中太后果遣中使齎實封文書至中書執政相視而笑誨等聞之即奏臣自去秋以來相繼論列中書不合建議加濮王非正之號不蒙開納又於近日三次彈劾歐陽修首啟邪議導諛人君及韓琦曾公亮與趙槩等依違傅會不早辨正乞下有司議罪亦未付施行蓋由臣等才識淺陋不能開悟聖明早正典禮又不能擊去姦邪肅清朝綱遂至大議久而不決中外之人謗論洶洶若安然尸祿不自引非則上成陛下之失德下隳臣等之職業因繳納御史告勑居家待罪乞早賜黜責上以

御寶封告勑遣內侍陳守清趣誨等令赴臺供職誨等以
所言不用雖受告勑猶居家待罪　丁丑中書奏事上又
遣中使召韓琦同議即降勑稱準皇太后手書吾聞羣臣
議稱請皇帝封崇濮安懿王至今未見施行吾再閱前史
乃知自有故事濮安懿王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
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仍尊濮安懿王為濮
安懿皇譙國襄國仙遊並稱后又降勑稱上手詔朕面奉
皇太后慈旨已降手書如前朕以方承大統懼德不勝稱
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且欲以塋為園即
園立廟俾王子孫主祭祀皇太后諒茲誠懇即賜允從詔
下判太常寺呂公著上言稱親之說蓋漢宣帝時有司奏

請史皇孫故事按曾孫即宣帝所生之父宣帝爲昭帝之後是以兄孫遂繼祖統於漢家無兩考之嫌史皇孫初無爵謚有司奏請之始故且稱親其後既已立謚只稱悼園然則親字非所以爲稱謂且陛下入繼大統雖天下三尺之童皆知懿王所生今但建立園廟以王子承祀是於濮王無絶父之義於仁宗無兩考之嫌可謂兼得之矣其親字既稱爲難立且義理不安伏乞寢罷不報　戊寅呂誨等又奏臣竊思前勑三省集議因皇太后手書切責大臣遂罷集議今有此命始末相戾羣情震駭重以疑惑又曰蓋首議者欲變茲事自外制中茍逭深責使天下怨謗歸於人主今復貽於母后得謂之忠乎純仁又奏皇太后自

撤簾之後深居九重未嘗預聞外政豈當復降詔旨有所建置蓋是政府臣僚苟欲遂非掩過不思朝廷禍亂之原且三代以來未嘗母后詔令於朝廷者秦漢以來母后方預少主之政自此權臣為非常之事則必假母后之詔令以行其志令一開其端弊原極大異日或為權臣矯託之地甚非人主自安之計韓琦見純仁奏謂同列曰琦與希文恩如兄弟視純仁如子姪乃忍如此相攻乎是日閤門兩以詔諭赴臺供職誨等又奏云今濮安典禮雖去殊號而首舉邪議之臣未蒙顯責中外猶以為惑臣等何敢自止

己卯又奏今濮王陪葬熙陵列子孫之序奉邑守衛皆已嚴具必別起園寢增廣制度當須改卜易其靈寢不

惟濮陵隔絕亦與潤王分別顧其典禮疑有未安　庚辰
又奏近覩皇太后手書追崇之典並用哀感衰世故事乃
與政府元議相符中外之議皆以爲韓琦密與中宮蘇利
涉高居簡往來交結上惑母后有此指揮蓋欲歸過至尊
自掩其惡賣弄之迹欲蓋而彰欺君負國乃敢如此　辛
巳又奏若欲準漢宣故事以濮王爲親則襄國已降自當
爲母於皇太后豈得安哉又曰稱親之禮豈宜輕用首議
之臣安得不誅臣等待罪於家屢蒙詔旨促令供職而蹤
踏未敢承命以此故也上令中書降劄子趣使赴臺供職
而誨等繳還劄子并前後所奏九狀申中書堅辭臺職是日
詔避濮安懿王名下一字置濮安懿王園令一人以大使

臣爲之募兵二百人以奉園爲額又令河南置栢子戶五十人命帶御器械王寧世擢發遣戶部判官張徽度懿王園廟地圖上皆從中書所請也呂公著言晋尚書王彪之等議所生之諱臣下不當四邊當時以彪之議爲當臣愚欲乞特降旨濮安懿王名下一字惟上書奏事者並聽回改餘公私文字不須諱避庶與祖宗文廟名諱小有差別

壬午中書進呈呂誨等所申奏狀上問執政當何如琦對曰臣等忠邪陛下所知歐陽修曰御史以爲理難並立若以臣等爲有罪即當留御史若以臣等爲無罪則取聖旨上猶豫久之乃令出御史既而曰不宜責之太重也誨罷御史知雜事以工部員外郎知蘄州純仁以侍御史通

判安州大防落監察御史裏行以太常博士知休寧□□故事知雜御史解官皆有誥詞時知制誥韓維當直又兼領通進銀臺司門下封駁事執政恐維繳詞頭不肯草制及封駁勑命遂徑以勑送呂誨等家仍以累不遵稟聖旨赴臺供職爲誨等罪維言罷黜御史事關政體而不使有司與聞紀綱之失無有甚於此宜追還誨等勑命由銀臺司使臣得申議論以正官法又求對極論其失請追還前勑令百官詳議以盡人心復召誨等還任舊職以全政體皆不從是日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傅堯俞兼侍御史知雜事司馬光言今陛下徇政府一二人之情違舉朝公議尊崇濮王過於禮制天下之人已知陛下爲仁宗後志意不

專悵然失望今又取言事之臣羣輩逐之臣恐累於聖德所損不細伏望聖慈亟令誨等還臺供職則天下翕然皆歌陛下之聖明雖禹之樂聞善言湯之改過不吝不是過也呂公著言陛下自即位以來納善從諫之風未形於天下今誨等何罪全臺被黜竊恐義士鉗口忠臣解體臣願陛下以天地之量包荒含垢特追誨等勅命令依舊供職則天下幸甚　三月辛酉同知諫院傅堯俞知和州侍御史趙鼎通判淄州侍御史趙瞻通判汾州瞻自契丹使歸以嘗與呂誨言濮王事家居待罪而堯俞辭新除侍御史知雜事告牒不受稽首上前曰臣初建言在誨前今誨等逐而臣獨進不敢就職上數諭留堯俞等終求去故有是

命　司馬光言比蒙聖恩宣諭濮王稱親事云此字朕本不欲稱假使只稱濮王與仙遊縣君有何不可臣乃知陛下至公初無過厚於私親之意直爲政府所誤以至外議紛紛必謂旦夕下詔罷去親名其已出臺官當別有改除現在臺官亦優加撫諭使之就職今忽聞傳堯俞等二人相繼皆出中外之人無不驚愕此蓋政府欲閉塞來者使皆不敢言然後得專秉大權逞其胸臆伏望陛下勿復詢於政府特發宸斷名還傳堯俞等下詔更不稱親如此則可以立使天下憤懣之氣化爲歡忻謗誹之語更爲謳歌矣不從光遂奏請與堯俞等同責且家居待罪又奏陛下即位之年臣已曾上疏預戒追尊之事及過仁宗大祥臣

即與堯俞等詣政府白以爲人後者不得顧私親之義當兩制禮官共詳定時臣又獨爲衆人手撰奏草若治其罪臣當爲首其呂誨等係後來論列既蒙譴逐如臣等豈宜容恕縱陛下至仁特加保庇臣能不愧於心乎有詔促光赴經筵供職光又奏臣與傅堯俞等七人同爲臺諫官共論典禮凡堯俞等所坐臣大約皆曾犯之今堯俞等六人盡已外補獨臣一人尚留闕下使天下之人皆謂臣始則倡率衆人共爲正論終則顧惜祿位苟免刑章臣雖至愚粗惜名節受此指目何以爲人非徒如是而已又使讒謗上流謂國家有所偏頗臣用是晝則忘餐夕則忘寢入則媿朝廷之士出則慙道路之人兢然一身措之無地伏望

聖慈曲垂矜察依臣前奏早賜降黜凡四奏卒不從御史中丞彭思永上疏請正典禮召還言事者因自求罷不許思永以去年十月爲中丞方呂誨等爭論典禮思永不應默誨等既斥逐而思永居位如故則思永雖言之必不力本傳云乞召還斥逐者六人及自求罷令且附見當考御史臺記云臺僚以濮議俱被黜思永婞阿不一言營救議者醜之

壬戌屯田員外郎簽書江寧節度判官事孫昌齡爲殿中侍御史太常博士監永豐倉郭源明爲監察御史裏行甲子都官員外郎黄照爲侍御史太常博士蔣之奇爲監察御史裏行初命王珪等舉官已除昌齡及源明而尚闕

兩員中書以珪等前所舉都官員外郎孔宗翰等七名進
而照中選上又特批之奇為御史歐陽修素厚之奇之奇
前舉制策不入等嘗詣修獻言追尊濮王為是深非范百
祿所對修因力薦之即與煦並命　庚午新除監察御史
郭源明奏免除命乞追還呂誨等誥聽源明免以告牒納
中書　辛未手詔曰朕近奉皇太后慈旨濮王令朕稱親
仍有追崇之命朕惟漢史本生父稱曰親又謚曰悼裁置
奉邑皆應經義既有典故遂遵慈訓而不敢當追崇之典
朕又以上承仁考廟社之重義不得顧奉私親故但即立
園廟俾王子孫世襲濮國自主祭祀遠嫌有別蓋欲為萬
世法豈皆権宜之舉哉而臺官呂誨等始者專執合稱皇

伯追封大國之義朕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並無典據追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向自罷議之後而誨等奏促不已忿其未行乃引漢哀帝去恭皇定陶之號立廟京師干亂正統之事皆朝廷未嘗議及者歷加詆誣自比師丹意欲搖動人情眩惑衆聽以至封還詰勅擅不赴臺明繳留中之奏於中書錄傳訕上之文於都下暨手詔之出誨等則以稱親立廟皆爲不當朕覽誨等前疏亦云生育之恩禮宜追厚俟祥禫既畢然後講求典禮襃崇本親今乃反以稱親爲非前後之言自相牴牾堯俞等不顧義理更相倡和既挠權而示衆復歸過以取名朕姑務含容屈於明憲止命各以本官補外尚慮縉紳之間士民

之衆不詳本末但惑傳聞欲釋羣疑理當申諭宜令中書門下俾御史臺出牓朝堂及進奏院遍牒告示庶知朕意

四月丙戌禮院言濮安懿王建廟當行祭告而宗樸喪未除請權以本宮諸弟攝事其祝文令教授爲之初命翰林學士馮京撰祝文京言本院未有體式乞下禮院議禮院議稱皇帝某謹遣官恭告於親濮安懿王既而以前詔俾王子孫奉祠事乃更定此議　乙未金部員外郎直龍圖閣兼天章閣侍讀傳卞爲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卞議濮王典禮與執政意合故驟進

卞本傳云上疏言外憂可以預防姦邪無狀所當深察富弼有大臣器不當在外當考

六月辛卯太常博士劉庠爲監察御史裏行庠私議濮王事與執政意合故命以言職　七月甲寅屯田員外郎吳申爲殿中侍御史初劉庠舉申自代上曰朕固知申遂擢用焉庠申門人也自傅卞議濮王事稱吉庠及申私論與卞協故相繼並居言職　八月己亥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崇文院檢討呂公著知蔡州公著嘗言濮安懿王不當稱親乃頒諱於天下又請追還呂誨等皆不從即稱疾求補外官家居者百餘日上遣內侍楊安道即家敦諭又數令公著兄公弼勸之公著起就職不數月復上章請出而有是命　四年五月甲辰屯田員外郎張唐英爲殿中侍御史裏行唐英雙流人初英宗立上謹始書言爲人後者

爲之子恐它日有引定陶故事以惑聖聽者願杜其漸既而臺諫官相次黜逐故王珪范鎮謂唐英有先見之明故薦之　熙寧三年三月因言青苗法上曰人言何至如此趙抃曰荀人情不允即大臣主之亦不免人言如濮王事也王安石曰先帝詔書明言濮安懿王之子不稱濮安懿王爲考此是何理人有所生父母所養父母皆稱父母雖閭巷亦不以爲礙而兩制臺諫乃欲令先帝稱濮安懿王爲皇伯歐陽修笑其無理故衆怒而攻之此豈是正論司馬光爲奏議乃言仁宗令陛下被衮服冕世世子孫南面有天下豈得復顧其私親哉如此言則是以得天下之故可以背棄其父母悖理傷教孰甚於此且禮爲人後者爲

之子雖士大夫亦如此豈是以得天下之故爲之子也司馬光嘗問臣臣以此告之并諭以上曾問及此事臣具如此對呂誨所以怒臣者尤以此事也

二年四月十三日富弼言先朝稍逐言事者人遂罕敢言事上曰如臺諫言濮王事全無理王安石曰言濮王事雖非盡理然當時言者以爲當更追崇未已及罷稱皇亦以爲言有力當時言者雖未盡理於時事亦不爲無補按安石初對上所言則如此不一年即深詆臺諫謂安石不妄邪可乎因掇取注此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五十五